

看《一一向前冲》，
感悟女孩幸福之道

一一向前冲

王芸◎作品

比生活有趣，比影视精彩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

编剧王芸才情之作

童蕾+霍建华倾情演绎
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中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卷八





——向前冲

王芸◎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前冲 / 王芸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04-4725-0

I . ①——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303 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女性言情

——向前冲

作 者: 王 芸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张 璐

特约编辑: 一 草 陈立凤

营销支持: 布 狄 刘 迎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90 千字

印 张: 29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725-0

定 价: 2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 第一集 遭遇抢车男
- 第二集 尴尬的相亲
- 第三集 矫情的搭档
- 第四集 他的前女友
- 第五集 相约 Tima 咖啡馆
- 第六集 和路虎先生拼酒
- 第七集 听友们的来信
- 第八集 直播《东宫西宫》





第九集 星光游乐园

第十集 999 家族相聚

第十一集 离别之后

第十二集 史上最笨的吻

第十三集 站好最后一班岗

第十四集 被分配到集团资料库

第十五集 1088 打杂生涯

第十六集 首映礼上的情侣对戒



- 第十七集 备战听友会
第十八集 特别的礼物
第十九集 我和上官燕
第二十集 女王归来
第二十一集 又一次挑战
第二十二集 电台达人秀
第二十三集 三个女人一台戏
第二十四集 幸福终点站





关于《一一向前冲》的前世今生

前情摘要。

2008年下半年，记忆中也是这样萧瑟的季节，我一个人坐在北京的家里每天狂写一本叫《电台名媛》的小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写不行，读者每天催得紧，我不能让他们难过，他们难过了，我就心碎了。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2008年11月底完稿。

2008年年末，在我的亲密战友丁丁的帮助下，命中注定的我的出版人，博集天卷的一草同志从天而降。在他的建议下，《电台名媛》这个书名正式宣告灭亡，取而代之的是《S女出没，注意》。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但是本着第一次勇闯出版界的乖顺与懵懂，我接受了他的专业建议。

一草的另一个专业建议是，还要找一些朋友来帮我来站台卖书，未来他们的名字将被印在腰封上，为我赚吆喝。第一次出书，一些新作者可能需要仰仗出版社去找名人，一草一听我的来历，是职业编剧，且在圈内混了脸熟，便勒令我自己去找。我只能咬着牙，厚着脸皮去找朋友们，消费自己的人品。谢谢你们，没有一个人让我吃闭门羹。

2009年1月，家家户户盼过年，我得到的消息是，由于春运，物流断档，书要等

到农历新年以后才能面市。

2009年2月，年过完了，一草告诉我，书号弄错了，所有的书全部回厂重新补救。那时候我问自己，这命运还敢再多舛一点儿么？

2009年3月，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上下两本，拿在手上实墩墩的，有份量感，这点随我。

2009年4月，命中注定的我的电视剧制作人之一，苍狼天下的何小龙同志从天而降，我找到搭档赵梦开始创作剧本。再后来，中央电视台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著名制作人李京女士看了剧本，带着她的团队也加入了。

2009年10月底，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年轻制作人梁新宇找到我，半年后他把小说搬上了舞台，并贡献出《一一向前冲》这个剧名。

2009年11月17日，演员到位，电视剧在成都开机。每一个纸上的人物都有了各自的代言人，尤其是霍建华和童蕾的倾情加盟，令周一一和曹砚这两个万千读者喜爱的角色有了最终的归属，他们俩赐予了角色更璀璨的灵魂。

2010年2月5日，剧组杀青。

这其中，居功至伟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何太，我叫“嫂子”的钱丽，她发现了我的小说，并伴随我走过剧本创作的全部艰辛过程。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最man最有魅力的导演王加宾，从前期到后期，他付出了最多的心力。而且，导演为人正直，极度敬业，不仅为剧组全体同仁树立了楷模，也让剧组大家庭欢欢喜喜，相当有爱。

是所有这些人，成就了现在的《一一向前冲》。

我跟一草打过招呼，每一个人都不能删哦，要删只能删你，哈哈。

2010年11月19日，《一一向前冲》在央视八套黄金档首播。

这所有的过程我几乎不用去想，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过程，这两年，正好是我人生经历中的重要转折期。我从上海来到北京，正式融入北漂大军，心中不是不惶惑，不是不茫然。由于影视这个行业本身的动荡飘摇，那时候的我心力交瘁，几乎觉得自己的职业编剧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没饭吃，也不想求人，只能靠自己，打开电脑坐下来写。

Sorry，我提醒过自己的，尽量不把这篇前言写成血泪史。我其实更多的是分享，想和大家分享在奋斗过程中的美丽与哀愁。我把在个人奋斗中所经历的一腔悲情都赋予在了周一一这个人物身上，她是三无产品，要啥没啥，可是她身上有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写着写着，我也视她为偶像。

如果肉麻一点，硬要说周一一和我自己身上的共同点，那就是迷恋奋斗。周

——是位战士，始终不懈的在朝前走。是的，朝前走，可以超越迷雾，让心看到方向。

至于爱情。好吧，我们终于说到了爱情。爱情和这个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一样，都不是唾手可得。我们能对其他事情保持朴素的价值观，唯独在爱情里追求超凡的戏剧性。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爱情里习惯扮演一个满身伤痕，千疮百孔的角色，可是谁又不是这样？那些伤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到了成长。至于那些你曾经伤心的人，他们不过是派来教会你这些的人生导师。周一一的爱情不见得特殊，也没什么可比性，每个人的爱情都是注定的，独一无二的。但如果你不能从中获得经验，你就是白走这一程。

回想起来，周一一唯一能在爱情里令人称道的地方，可能就是不计较，不以自我为中心，这也是我喜欢的。

我创作周一一这个人物的初衷，无非是想提供给读者一个这样的信息，想想你是不是比周一一还惨，要是不如她惨，你还愁啥，她都能活得那么滋润，要是你比她强，那你有理由更开心，因为起点就比她高。如果周一一就像曾经带给我无尽温暖的BJ和三顺一样，在你偶尔孤单的日子里，能给你一些陪伴，那是我最幸福的事。

感谢所有喜欢这本书的人，我爱你们。我曾经梦想有一本自己的畅销小说，我做到了，也祝你们梦想成真。

王芸

2010，北京深秋



第一集

遭遇抢车男

又下雨了！

而且是在6点钟下班的人流高峰！！

而且是在上海！！！

32岁的周一一浓妆艳抹，绝望地站在南京西路广电大楼的门口，浑身被淋得湿透，造型像落汤鸡，表情如丧家犬。此刻她浑然不知脸上浓厚的睫毛膏已经化开，像两条蚯蚓一样爬在脸上。雨中的她不仅没有柔弱美，反而显得很狰狞。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了无数遍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上海就是这样，只要碰上下雨天、大热天、上下班、逢年过节，出租车立刻摇身一变成了稀罕物。人们看见一辆空出租车比看见亲爹还要高兴，出租车司机们也摇身一变成了大爷，开始挑肥拣瘦，爱停在谁面前就停在谁面前，享受着人们感激涕零的样子。上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抢”，什么都要抢，地铁要抢，公交要抢，出租更要抢，就这一会儿工夫，周一一已经看到数十名胜利者抢到了出租车。他们采取的方式、方法有：只要看到旁边有人就朝前走，以巧妙甩开众人的为胜；只要有车停下，立刻一哄而上，以先拉门坐进去的为胜；如果有人同时跟你抢一辆车，那就用眼神以及不满的语气警告对方“是我先拦的”，以口气凶狠的为胜。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谦让和礼貌，大家谁也不看谁，以坐上车扬长而去的为胜。

周一一虽然人站在马路上，但是根本没有加入战局，表情麻木地看着大家上蹿下

跳。她不是清高，她是抢不过。好几次有车停在她面前，都被别人干净利落地抢走了。她也试着发出过抗议，可那些平时看上去都还体面的男男女女根本不理她，像训练有素的特种兵那样身手矫捷地拉门、钻车、关门，动作一气呵成，看都不看她一眼。等得越久，她就越沮丧，抢，这件事真的不是她擅长的。

周一一无奈，看表已经是6点1刻了，不行，她必须做出抉择。打车断断是无望了，她决定走到石门路坐地铁二号线，坐到人民广场转一号线，到了徐家汇再想办法坐公交车去虹桥路，广播大厦就在那里。这条路线光想想，就足够让周一一心凉似水，迟到肯定是铁板钉钉的事了，现在只不过是迟到多久的问题而已。

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居然朝她的方向开过来，她忘乎所以地迎上去，像劳苦大众迎来了八路军。她跑上去的时候车还没停，她又追着车跑了一小段，直到车停，里面的人埋单。周一一眼看司机翻出了空车的标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手拉开了出租车前门。

周一一大惊失色，仓皇地抬头，一个男人正要往里钻。

“先生！”周一一叫了起来，嗓门之大，声音之惨烈，令本来没看她的曹砚，下意识抬起头来看着她。虽然被眼前这个胖女人的大花脸吓到，但是他依旧面无表情，几乎是冷漠。

“先生，这辆车是我先拦的。”周一一豁出去了，她不能迟到。曹砚冷冰冰地看着她，没说话。“先生，我真的有急事，请你别跟我抢，好吗？谢谢你。”

“你说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曹砚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低沉，雄性，说的也不是上海话，而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语气比表情还要冷。

“啊？”周一一愣了一下，她注意到面前这个男人年轻、英俊、身材匀称挺拔，穿衣也很潮，再配上他冷酷的表情，是个很有味道的男人。

“谁跟你抢了？”他问。

“我先看见的，我先跑过来的。”

“我一直就站在这儿，是你跟我抢。”

周一一皱了皱眉，心想：上海男人最喜欢跟女人抢，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对这种人没什么好客气的，“先生，你讲讲道理好吗？这辆车明明是我……”

周一一还没“慷慨陈词”完，曹砚白了她一眼，已经坐进车去，兵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周一一急了，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拉开后门也坐了进去。结果听见前座的男人不急不忙、四平八稳地说了四个字，差点把周一一的肺气炸——“请你下车”。

“应该下车的人是你吧？”周一一的脸色得都快扭曲了，“我们让师傅评评理，师傅，这车明明是我先拦的对吧？”她充满期待地看着司机。司机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协商，这个不关我的事。”周一一崩溃，开始赌气，“那好，我们谁也别下车。”

曹砚不理，把头扭向了窗外，习惯性地把手肘架在窗玻璃下，用拳头抵住自己的下巴，深沉地看着窗外的雨景，仿佛此刻的斗争跟他毫无关系。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司机急了，“喂喂，你们这个样子不行的，我还要做生意呢！”

周一一脸色铁青，“那你让我们谁下去？”

司机再次做了缩头乌龟，他可不做得罪人的事，“我说了我不管，你们总归要下去一个，总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吧？这样大家倒霉，你们事情耽误了，我钞票也损失了。”

曹砚回过头来朝向司机，语气沉着，一字一句地说：“师傅，我绝对不能迟到。”

“我也不能。”周一一坐在后排大声喊道。

“不然这样好不啦？我先送你，再送她。”司机对着曹砚说。

“对不起，我没有跟人拼车的习惯。”曹砚冷冷地说完这句话，再次扭头看向窗外，把周一一抛向了绝路。周一一胸口憋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之后，推开了车门下车。她看见曹砚轻轻地对司机说了个地址，司机一踩油门，车子嗖的一下就开走了，把周一一撇在了后面，还溅了她一身的水花。

虹桥路广播大厦999频率的小直播室里，马路戴着他的标志性棒球帽，正在紧张地做着直播前的准备工作。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是18点30分22秒，他心里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早就告诉过那个老女人最好是6点钟到。7点的直播，照理说就应该是6点到办公室跟他碰头，6点半和他一起进直播室，更何况今天还是他们第一次搭档！

这个女人！马路第一次看见她就觉得不踏实，她永远是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样子，昏头昏脑，跟自己以前的搭档郭琳简直不能比，要不是郭琳回家生孩子，要不是领导压下来，他才不要跟这个老女人搭档呢。

虽说是什么电视台的购物节目主持人，好歹有点传媒经验，但毕竟是电台新人，他马路甭指望这位新搭档能分一点担子！以前可都是郭琳当家，现在轮到他自己担负起所有的工作了，从选题策划到节目编排再到选曲配乐，都只能自己来了。想到这里，马路已经拨通了周一一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马路就更慌了，一边挑选着马上要用的片头，一边继续拨打。

地铁上，周一一几乎被挤成了一张照片，她那张花脸所到之处皆引得路人侧目，可她自己仍然毫无察觉。她千辛万苦地从大包裹大海捞针地找出了手机，“喂？”那头马路的声音是掩饰不住的焦虑，“周一一，你在哪儿？”

“我……我快到陕西南路了。”

“什么？你怎么才到那儿啊！”

“今天下雨，车不好打。”

“那你就早点出门啊，你晚到也要跟我打声招呼啊。”马路气急败坏，“你跟司机说，让他开双跳，你跟他说你是电台直播，你绝对不能迟到你明白吗？今天是第一期节目，待会儿领导都要过来的，看不见你怎么办啊？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马路说话绵密如针，周一一完全插不了嘴，只好等他说完，才赶紧递上一句：“我没在出租车里，我在地铁里。”手机那头立即传来了马路绝望的一声：“啊？”周一一难堪地沉默着。马路缓过劲来，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正常了一点，问她：“那你在哪儿换车你知道吗？”

周一一的回答不出他所料，是“不知道”。他推开门冲到导播间，问同样正在忙碌着的小导播娃娃：“娃娃，她现在地铁一号线，怎么转车？”

秀气的娃娃对交通线路了如指掌，脱口而出：“徐家汇下来，到港汇边上坐 936，长顺路下。”

马路将娃娃的话对着周一一重复了一遍，话音刚落，直播间的门被推开了，德高望重的电台领导陈老师和钱老师走了进来。一个是严肃的老太太，一个是和蔼的老伯伯，马路看见了他们，脸色不由得变得惨白，如同大祸临头，放下了手机。

晚上 7 点整，曹砚高大帅气的身影准时出现在 1088 频率直播间的走廊里。这条路他走了快 10 年，每一次走他都还是那样有感情，这里的气味是他熟悉的，这里的灯光是他熟悉的，这里的植物是他熟悉的，沿路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作为 1088 频率当家小生主持大型音乐颁奖礼的照片，这是他的路。

推开直播间的门，导播陈墨已经坐在了导播间，看见他进来，立刻站起来恭敬地叫了一声“微风哥”。陈墨 20 岁出头，对曹砚极其恭敬。曹砚朝他点点头，走进了 1088 直播间，这里也是全广播大厦最大、最时尚的直播间。微风是他的播音名，也可以说是艺名，他用了 10 年，让微风这个名字成为全上海最红电台的最红 DJ，所以他现在有资格做晚上 7 点到 9 点最黄金的时段，所以他现在有资格在 7 点整才来直播间，因为还有 5 分钟的整点广告。

桌上陈墨已经为他冲好了一杯咖啡，这是他的习惯，和他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曹砚打开塑料箱拿出 CD 放进音响，将所有的操控键推了上去，一套行云流水的准备工作之后，片头在 7 点零 5 分准时放送。

曹砚坐在转椅上，调整到一个舒服的角度，侧身把脚斜搁在直播台上，直播台是一个流线型的大桌子，最中央的地方是一整套播出设备。曹砚把可伸缩的话筒朝自己拉近，端起咖啡，悠哉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戴上耳机，这时候片头正好结束。曹砚用修长的手指带有韵律似的点开红色的“ON”键，用他那好听的声音酷酷地说：“大家好，这里是 1088 频率的《七点夜未央》，我是微风。”

同一时间，马路也在 999 电台的简陋的小直播间开始呼号：“大家好，这里是 999 频率的《路一十三》，我是你们的朋友马路，马路天使的马，马路天使的路。今天，是我们晚上七点档节目改版后的第一次亮相，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名字呢，实际上就是我和我的新搭档两个人的名字组合，路当然就是马路咯，一就是周一，那为什么要叫十三呢？因为我们 999 频率在广播大厦正好是十三楼，而且十三也象征着一种娱乐精神，表示我们这档节目是以娱乐为主，所以就叫《路一十三》。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马路在这里，那周一人呢？”马路一连串的废话说到这里，心虚地抬头看了外面一眼，透过隔着直播间和导播间的那层厚厚的玻璃窗，他能感受到两位领导脸上射出来的寒意。于是马路赶紧低下头去。

天色已晚，但公车站台上挤满了人，周一站在雨中等着公交车，身边的人也是焦躁不安。公交车久等不来，周一已经彻底绝望了，她看了看表，北京时间 20 点整。也就是说，距直播开始已经 1 个小时了，离直播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周一对自己的广播生涯的开头炮有过一千种假设，唯一没想到的是哑炮。

等周一风尘仆仆地跳下公交车赶到电台门口时，不幸又被保安大叔给拦了下来。保安大叔虎着一张脸，手里抱着一杯浓茶，厉声喝住正在朝里跑的周一：“站住！你哪里的？”

周一张口结舌：“我是 999 频率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刚调过来。”

“证件。”

“证件？我刚调过来，证件还没发给我。”

“那对不起了，你不能进去。”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周一都快哭了，“我真的是 999 频率的呀。我今天是第一天直播，我已经迟到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没想到保安大叔有原则得很：“不行，没有证件就是不能进，这是制度，谁来都一样。”

就算是制度，请问有必要这样凶吗？周一咬着自己的嘴唇，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哭，但是眼泪已经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转。

保安大叔可能也怕承担耽误直播的罪名，拎起保安室桌上的电话递给她，“还有一个办法，你打电话叫上面的人来接也行。”

周一回：“我不知道办公室的号码，再说这个时候我的搭档应该已经在直播室了，他也没法来接我。”

保安大叔将电话重重地放下，“那没办法了。”

周一一听到这句话，就像一个犯人最终判下了死刑。

北京时间 21 点零 5 分，当娃娃把周一一领走，在大堂等电梯的时候，周一一面如死灰，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

娃娃好心地提醒她：“姐姐，你脸上……”周一一茫然地抬起头看着她，娃娃只好直说：“你的睫毛膏花了。”

周一一哦了一声，从包里大海捞针般地捞出了粉饼，打开一看，像见了鬼一样尖叫了起来，把娃娃吓了一跳。周一一赶紧用手拼命地在脸上搓，一边搓一边嚷着：“怎么会这样？怎么都没人告诉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娃娃好心地递上餐巾纸，周一一抓过来，在脸上胡乱地擦着。

“姐姐，我们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关机啊？”

“我不是故意的，手机没电了。”

娃娃轻轻叹了口气，见过倒霉的，没见过这么倒霉的。电梯来了，娃娃和她走了进去。她们前脚走进电梯，门一关上，几乎就在同时，另一台电梯也抵达了 1 楼。曹砚潇洒的身形走了出来，仍然是那么玉树临风，还透着点儿玩世不恭。

砰的一声，频率主任陈老师把桌子拍得惊天动地。周一一和马路并排站在她面前，惊恐万状。办公室里还有频率副主任钱老师，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摇头叹气。陈老师早年也是一位优秀的播音员，说话字正腔圆，如今年龄已经接近 60 岁都还中气十足，小钢炮加迫击炮向周一一发难，“周一一，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你怎么回事儿啊你，啊？你知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啊，啊？”

老好人钱老师在一旁打圆场，“陈主任，别见气，别见气。周一一同志毕竟是新来的，可能对我们的工作还不大了解。”

“再不了解，最起码的时间观念也要有吧？”陈老师的声音又高了八度。

马路悄悄地用眼角的余光瞥了这位新搭档一眼，她一脸晦气样，颧骨上还粘了一片餐巾纸的纸屑。马路可不想为了她跟领导顶撞，她根本就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给她个下马威也是好的。没想到陈老师又把炮口对准了自己：“马路你也要检讨自己！”

马路委屈地抬起头，“陈老师，是她迟到，又不是我迟到。”

“你还说！她是你的搭档，你为什么不早提醒她？她不懂规矩你也不懂啊？”

马路知道再顶下去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只得扁了扁嘴，不吱声了。

“还有你这个帽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直播的时候不要戴帽子，这个帽沿儿老是磕在话筒上，咚咚咚的，影响音质！”

马路低声说了一句“我下次一定注意”，这才平息了陈老师的怒火，她换了一种稍微温和点的语气对周一一说：“小周啊，虽然你是从电视台调过来的，我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但电视台和电台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我们 999 频率史上，你

是第一个不打招呼就无故缺席的主持人。”

周一一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话。

陈老师看了看她，“你这个脸上是怎么回事？红一块黑一块的。”

“哦，我今天录最后一期节目，”周一一的声音小得像蚊子，“节目组一时找不到新人，就让我再顶一期，我……”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强调客观理由了，你知不知道，在我们广播电台，直播的时候只要有6秒钟声音空白就是重大播出事故！如果今天马路也没有来，我们就要开天窗了。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吧，我希望你能尽快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做一个合格的广播人。”

陈老师说到这里，不再看他们，挥了挥手，意思是他们可以出去了。等他们走到了办公室门口，陈老师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还有，你们两个人的本季度奖金扣发，周三上午频率例会上要做检讨，越深刻越好。”

马路和周一一这时不约而同地看了对方一眼，两人都没说话，走出了办公室。钱老师一直摇着头目送他们离去。

走廊上，周一一对马路满怀愧疚之情，“马路，对不起，是我不好。”

马路没好气地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姐姐，你以后不要再迟到我就跪下来拜了！”

说完马路撇下她就走了。寂静的走廊上，周一一略显丰硕的身影被拉得长长的，显得孤苦伶仃。

周一一身心疲惫地回到自己家，一推门就看见桌上放着一纸袋植村秀的高级化妆品，估计又是上官燕今天刚买的。她换了拖鞋，上官燕裹着浴巾擦着头发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亲爱的，你回来啦？”

周一一不说话，上官燕走过来看着她，“哟！怎么啦？生气啦？我也刚回来，忘了听你的节目了，我明天保证准时收听！我发誓！”上官燕漂亮时髦，是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她们来自不同学院的传媒专业，毕业后都留在了上海做电视，后来就一起租了个两室一厅成了同居密友。更准确地说，上官燕是电视购物节目的编导，而周一一就是主持人。

周一一颓然倒在沙发上，说：“亏了你没听，听了也白听。”

上官燕听不明白，问她：“到底怎么了？”

周一一坐了起来，逼视着上官燕，“上官燕同学，我今天真不该答应你过去救场，我救你的场不要紧，我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你说你哪天录节目不好啊？偏要赶在今天。”

上官燕从周一一的表情里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你迟到啦？挨批啦？”

“比迟到还糟糕，我根本就是旷工，我的电台生涯第一次直播——开天窗了！”

“啊？”上官燕装腔作势地啊了一声，也不是真的觉得这事有多要紧，“那你干嘛去了呀？你6点离开的电视台，爬也该爬到了。”

周一一气不打一处来：“你爬一个我看看！”她摇摇脑袋，觉得头疼欲裂，“我不想再提了，总之是噩梦一场。”

上官燕拍拍她肩膀，“啊哟！算我对不起你好了吧？我也是被逼无奈，新招的那个主持人今天阑尾炎突发，你说我衰不衰？客户又催得要命，我不找你找谁啊？谁让你是我的好朋友呢？谁让你是购物节目天后呢？”

“去去去，你拿什么赔我？”

“这个月的房租……”

周一一看着她，等她的下文。

“还是你自己出，不过水电费煤气费统统我来。我很够意思了，你不许再敲诈了啊！”

“同学，我还被扣了3个月的奖金，3个月的奖金哪！”

上官燕笑嘻嘻地站起身去拿桌上那个纸袋，塞到周一一怀里。

周一一难以置信地看着她，问：“给我的？”

上官燕含糊地嗯了一声，周一一笑嘻嘻地爬到她身边，“铁公鸡拔毛了！你真的确定吗？给人的东西不许反悔哦！”

上官燕抬头看着她，“不是我给你的，是庄静给你的。”

周一一听到这个名字，脸上的笑容顿时凝结，触电一样将手上的纸袋子丢在了沙发上。上官燕看在眼里，谨小慎微地说：“今天录完节目后她约我一起吃饭，顺便让我把礼物带给你。”

周一一大吼一声：“我不要她的东西！”嗓门大得吓了上官燕一跳，也吓了她自己一跳。

周一一垂下头，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上官燕也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周一一越哭越委屈，上官燕把纸巾盒递给她，安慰道：“你别太难过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也不是故意的。”

周一一抬起头，“上官燕，你如果还当我是你的朋友，你就别替我做主拿她的东西。你和她见面我管不着，但请你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个名字。”

上官燕叹气，站了起来，“好吧，这次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不多管闲事了。我只是觉得可惜，大家那么多年朋友……唉……”上官燕说不下去了，起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周一一扭头看着沙发上的纸袋子，怒从心头起，拿起来就朝墙上砸了过去，纸袋里的东西稀里哗啦散落在地上。